

河北小說散文選集

朝霞在燃燒



河北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北小說、散文選集

朝霞在燃燒

50020775

河北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• 1956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集了自一九五四年第二次省文代會以來，我省青年作者在各個報刊上發表的優秀作品。“朝霞在燃燒”“巡堤員”等篇，表現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開展和鬥爭，表現了農民對集體事業的熱愛和對祖國建設的關懷；“光榮的祖子”“回爐”等篇，表現了在社會主義工業建設戰線上，工人群眾新思想的成長；“社里的孩子們”“肩靠肩的同學”等篇，形象的反映了農村兒童的生活。全書所收集的作品，它從各個方面反映了我省人民的新的生活面貌和新的思想品質，它是青年作者創作上的里程碑。

朝 霞 在 燃 燒

河北省文學藝術工作者政協會 編

★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保定西大街118號）

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證第三號

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

★

1956年8月第一版 195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 1/32 · 4 1/4 印張 · 92,000字

印數：1——9,300冊 定價：(6)0.35元

統一書號：10086·8

17

編 選 說 明

幾年來，隨着國家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，我省文學創作也有很大發展和提高，業餘文學創作者的数量有很大增長。這些作者（絕大部分是青年），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，從各個不同角度，通過文學作品，反映了我省各個戰綫上的鬥爭生活，在讀者當中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。為了初步地檢閱一下我省文學創作的成績，進一步推動文學創作的發展，鼓勵作者互相學習，在召開我省青年業餘文學創作者會議的前夕，我們編選了這本小說、散文選集。

這本選集所選的作品，是從一九五四年我省第二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，到今年六月截止，我省作者在我省各地及少數外地報刊上發表過的小說和散文。這些作品的作者分布面很廣，其中有工人，有農民，有人民解放軍軍官，有學校教師，有青年學生，有機關幹部，因此，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面也是比較寬闊的。

兩年來，我省作者創作的小說散文，數量是很大的，其中也有不少優秀的作品，但是由於篇幅的限制，這本選集僅只選取了其中的一部分。同時，凡是曾經在我省或外地出版過單行本或選集的作品，以及某些雖然寫的很好但篇幅較長的作品，也都未能選入。另外，由於時間倉促，調查研究工作做的不夠，很可能有些作者在外地發表的小說和散文，我們未能全部找到，因而在編選這本選集時難免有所遺漏，這些都是需要在这里加以說明的。

河北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

一九五六年六月

目 錄

巡堤員·····	杜 河 (1)
朝霞在燃燒·····	刘文彬 (17)
夜过黄土嶺·····	張 俊 (33)
李清太和陈双成·····	林 琦 (40)
“解放軍老师”·····	田 壘 (49)
刘小所·····	刘鵬江 (53)
雨天·····	任彦芳 (66)
光荣的担子·····	長 正 (70)
退休·····	沙 高 (82)
回爐·····	若 凡 (90)
剃鬚鬚的故事·····	張 实 (96)
水的故事·····	峭 石 (100)
肩靠肩的同学·····	陈繼翔 (118)
社里的孩子們·····	張慶田 (123)

巡 堤 員

杜 河

“水情就是敌情。”

“有限保証，無限責任。”

——馬棚窪汛工防汛公約——

这是一条弯曲的十里長的东西大堤，防护着馬棚窪滿窪水稻。

大堤的中間，有一个汛鋪，構造很簡單，几根木柱，交叉地支在背堤坡上，盖着几片葦席，下边支几塊板。鋪面，正冲着大淀的一片汪洋大水。汛工們常叫这汛鋪是“前哨站”，汛鋪里住的巡堤員是“前哨兵”。

現在，正是深秋。这站里的“前哨兵”名叫白老哏。

白老哏有四十多歲，身材高大，眉棱很高，紅灼灼的一对眼睛，才过白露節，他已經披上一件青布長棉襖，在堤段上走來走去，巡視堤段。他是这水边的老汛工，在汛鋪上已經守了一百天了，这段堤是全堤的一段險工。他有三件武器，一面鑼、一个堂鼓、三把柴禾。另外，便是他的眼睛和防水智慧。北方的雨季到來，堤段連續出現过五次危險，每次都在黑夜，白老哏沒有讓堤出險，發現險情，立地止住它。堤南的一窪水稻，今年丰收了。大家評議白老哏为“人民巡堤員”，为了表揚他叫人感动的模范事迹。

七月，有一个晚上，潞龍河大水下來了，一千多个流量，淀水陡漲，眼看就要漫过堤頂。一个汛工在汛鋪东边發

現了險情——背堤坡下浸渾水，沿着臨河坡找水洞，找不見，汛工們趕來叫他，他去了，眼睛往照在水面上的電筒光里一望，望見几根浮漂草在一個地方打轉，他剝去衣服，赤着身子，抱了一袋滑秸，一袋土，一個猛子栽進水去，堵住了漏洞，上岸時候，開膛組到了，立地从堤中間刨土下去，發現一條斜溝，几捆滑秸。他知道這是最危險的勾當，汛工們咳噴咳噴地哼着夯歌，進行夯實。白老哏不是開膛組員，也湊上一手，出力地哼和夯。當着這險工快完成的時候，有人跑來叫他：“老哏哥，告訴告訴你，東埝兒開了！”這聲音里包含着什麼意思，白老哏一下就領會了：他家在河東，種着四畝水稻，几畝玉菱，正在東埝兒下面。上級防汛指揮部為了保護這水窪的左堤，決東埝泄水，庄稼毀了，可是白老哏沒砸一聲舌頭，拂去額上的汗，應一聲“知道了”，又舉起夯來。

再一件事是防秋汛那一次。今年秋天雖是沒來大汛，可不是平平安安的過白露節，大堤遭過一次東北風的遙攻，這次風，从天扑明到天黑，一整天刮的嗚哪嗚哪的，澁水夾着風的威力，一個鐘頭，就把五尺頂寬的一長段東堤打得只剩下一尺來厚。“沒救了，准開了口！”人們叫着，想盡各種辦法搶救。最危險的堤段在白老哏汛鋪旁邊。白老哏看見打樁來不及，填土更來不及，就第一個跳下水去，把席糊在堤上，背朝着風浪，兩手兩腳，支着葦席的四角，汛工們便紛紛學習他的辦法，噍咚噍咚地跳下水去。這一天的氣候，雖是八月，風却吹陰了天，東北風的寒冷，把水變得冰涼，一陣陣地扑打在民工們的背上，人們腮幫子直打顫。後來，防汛指揮所送酒來，發給大家喝，青壯年小伙子們喝下酒鎮住了冷，白老哏不行，愈喝愈發冷，几大口酒喝下去，他的心

竟象竄進了冷氣，直發抖，一會兒就昏的什麼也不知道了。等醒過來的时候，天黑得象鍋底，他用手到處摸，他覺察自己在汛鋪上面。就在这時候，一個老大爺聽見他動彈，走進來安慰他，悄悄告訴他“老陳兒，你家惜早……”那句話怎麼說的，他現在也記不清了，只知道自家小小子惜早為支援防風搶險，扛樁上船，不小心撇下河去。那時候，他沒有惦記什麼，只聽見堤里堤外，鋪里鋪外，人們嘰哩哇啦地討論什麼，歡喜什麼，他知道，他這段險工堤的危險過去了，人們還守在堤上，他的心象一塊石頭落地，他仍舊躺着，眯過去了。

“這叫什麼，這叫什麼，這叫啊，個人利益服從大伙利益，個人利益不妨礙工作！對不？同志們！”評模委員會的主任這麼給他作了總結，樂着眼睛轉來瞅着白老陳。

白老陳昂奮地一下站起身來，點點頭，雙手插在腰上說：“我白老陳，就是一心為工作，為大家，為馬棚窪這窪稻子，只要堤不開，我什麼舍不下，這是咱們巡堤員的責任哩！”

參加評模的全体汛工代表們熱烈地鼓掌。這天，白老陳無比興奮地回到大堤，繼續完成最後一段時間的巡堤。

過了不久，大窪的稻子熟了，大窪周圍的受益戶們開鏟收稻，運稻個的船，從淀外駛來，白老陳汛鋪西邊，立刻出現了一個碼頭，一排排的大五艙船，仰着肚子等載，一只只的大槽子，載着供銷合作社的收稻營業員來成交。於是，堤下一條通大窪的水濠里，來往不斷的稻船，載濕稻子的，載干熟稻子的，向堤上送來，許多年青的姑娘、孩子，拿着布袋掃帚拾殘秋，掃道上的稻粒。這些時候，淀里的水，風平浪靜，大淀是一片明朗，太陽暖和的晒得人頭昏。白老陳可

沒放松过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天气，也沒放松过一个大堤的裂縫，他每天精神飽滿地在堤上走來走去，夜間和各村派來的通訊員分工巡視，一眼也不合。

可是，自从那次防風以后，已經有一个多月了，白老哐在堤上的米面袋子空了，生活有了困难，家里的老伴，在以往每隔半月要給送一回油鹽米面，从沒兩次并着一回送过。

“这怎么的！嘿，”他納悶地說：“忘了我了，嘿，准是，庄稼沒收，小子有灾，困住他娘兒倆不顧我了，……！”他嘿嘿笑着。随着，他听見有人叫他：“老哐哥，來罢，吃我的！”他回轉头，看見一个通訊員在臨時的土灶上煮熟了飯，端着碗，这么叫他。白老哐就帶上碗筷，湊过去將就吃点。

時間長了，他自己的一个土灶不开鍋也時長了，他耐不住，有点煩了。一天，他要下堤去察看几次水标，看了，上岸來，很急躁地說：“水为什么退得这么慢，一天一分一厘的退，这不得退到过冬了！”就在这天夜晚，防汛指揮所就下來干部，开会，一再傳達上級指揮部的指示，要加强防护秋汛：“愈是秋天，大風大浪正該提防，不能麻痹大意，松懈一点就会出問題，老哐同志！”这么挺親挺親地和他說話。白老哐十分堅決，十分豪爽，十分自信地回答上級：

“錯不了，同志！白老哐不是今天才当巡堤員的！”他設法來改善自己的生活，他第二天开始拾殘秋，提起扫帚去鋪边碼頭上扫点稻子，借了几塊草箔，擋在河里，又弄了几十个蝦簍插在堤下，当他巡堤的时候，手上捏把叉，眼睛直打望堤边上的魚泡兒。这样，他很快地把他汛鋪上的生活改善了，还往家里捎了一布袋稻子，五条肥大的鯉魚。

一过又是十几天，他剛吃过早晨飯，站在鋪外，远远地望見东堤上走着个人，背抱着米面蔬菜，很象兒子白惜早从

河東來了，白老哐已經瞧見兒子那驚鷺般的長腿，閃着太陽光的頭髮了，他正要搭話，那小子竟先叫他：“爹！餓急你了？”白老哐只是笑，“沒把你娘兒倆餓壞了？”他赶忙跑去，接住兒子身上的米面袋子，領着兒子走回汛鋪。

白老哐這時候的汛鋪腳下，攬的稻子快成囤了。看見兒子把銅鑼翻過來，傾出面粉，米盛在破鼓里。

“撇下河去，鬧着哪兒了？”他問兒子惜早。

“什麼也沒鬧着，凍的我躺了幾天，腳劈了一下走道兒不大方便。”

他看見兒子真沒什麼嚴重的病痛，他精神特別好，高高興興地下淀去，又起蝦簍，又起魚簍，滿豐富地給兒子煮了頓好飯吃。兒子邊吃邊說，公家貸給了葦子，娘在家里天天織席。他自己也參加了治魚班，生產自救，生活毫無問題。說真話，白老哐自從庄稼沖了以後，他沒結記過家里的困難，他相信老伴是能干的，村里也會照顧他們，他從來相信，有腳有手，有今天的政府，人就能活下去，而且會向好的生活方向轉去。

吃過飯以後，他用布袋把鋪腳上的稻子裝了一袋，魚蝦滿滿的又盛了一小袋子，特意去附近村里借了輛小手推車回來，向兒子說：“惜兒，來，綁上，推回去！”

惜早這孩子已經十八歲了，身子倒不弱，他却把肩頭猛地一撥轉，白老哐急了，說：“怎麼不吶？”兒子突然打開個笑臉說：“爹，我是通訊員呀，村里今天輪着我了。”白老哐才知道兒子不盡是為他送米面來的，又怨又喜地把稻子魚蝦放回汛鋪去。

這一夜，父子倆便承擔着這大堤上的防汛職務。指揮所的梁主任，一個寬肩寬背的矮個子，來巡視了一番，走了，

父子倆便分工防守，小子惜早守上半夜，讓白老哏守下半夜。父子倆親得什麼似的，羅嗦的話說不完。

三星上來的時候，兒子剛睡，忽然，大窪中間的指揮所里，一個人送了封信來，信角上寫着“速送”二字，還加了三個圈，那人說，這是急信，明天動員窪里的群眾排水種麥，緊着送！這是該通訊員走一遭的。可是白老哏看見兒子睡得頂香，走出鋪來四處瞧瞧，一天星星，西邊有點昏昏的烏蒙蒙的雲層，他站了一會，便去叫醒兒子，“惜，起來，送信來了！”兒子翻了翻身，揉揉眼，坐起來，白老哏吩咐他：“你好好看住汛鋪，我去送信。”惜早一聽說送信，認為送信是自己的職責，搶着要去，白老哏又說：

“這是急信，你跑動了？”“行，爹！”惜早跳下鋪來。白老哏不願叫兒子去。又說：“你知道小馬庄在哪兒？你知道區公所在村里什麼地方住着！”

“我打問！”

“黑夜五更，你問誰去！”白老哏唬着兒子，指着鑼鼓給兒子說：“把里邊的米面傾出來，有了風，有了什麼大水，你看不對了，就篩鑼，再不對了，你就擂鼓，不，你就燒柴禾！”他又指指背堤坡上的柴禾堆。惜早對這一套，可是不說也懂的，兒子笑了。就这么着，白老哏披着他的長棉襖，一抬腿就出了汛鋪，向西面送信去了。兒子在鋪里把玻璃風雨燈擰得大大的。白老哏走了老遠，還回頭來叮嚀他：“惜，可別瞌睡呀，一會兒我就回了。”

白老哏走得頂快，三步當作兩步邁，挺快到了小馬庄；說快，也走了一個半鐘頭，敲門又費了十來分鐘，一個人才出來接了信。白老哏放下信就往回走，那人却叫住他，“別走吶，捎上回信。”他停下步子，跟那個人進屋去，那人在

一張黃油漆櫃上擰開罩子燈，寫着回信，白老哱眼睛在屋里四处打望，一屋里貼着畫兒，表格，地圖，几張偉人象，有留大鬍子的，中間，他認得的就只有敬爱的毛主席。

他正看那个人寫着，晃动着腦袋，忽然，窗上呼的刮過一陣風，窗紙扑閃閃的响了一陣，白老哱忽地一下站起來。

“同志，我回呀！”白老哱一邊支着耳朵听，窗外的風嘩啦啦，噉噉噉噉，風穿過樹枝樹葉响，他呆不住了，他記起汛鋪，大堤，兒子，“同志，我緊着回呢！”那个人連忙一手交給信，他把信一手接過來揣在怀里，踉踉蹌蹌沖出門去，連頭也沒回。

白老哱跑出門，大風卷起一陣塵土，迷了他的眼睛，他叫了一聲：“坏了喇！”一手护住眼，轉弯抹角地跑出村，上了大堤，風勢更大，正是西北風，衣服被風吹得嘩嘩的响，淀里的水看不見，也只听見嘩嘩的直响，他是有經驗的，他听見過這風浪比上回不弱，風浪急趨的方向，倒打不着汛鋪，可是東堤段受險。他跑起來，邊跑，邊尖着耳朵听，听兒子惜早的鑼鼓該响了，却听不見，柴禾也該燒着了，也看不見，他急了，他叫：“搶險喇！……惜，惜，惜，擡鼓篩鑼呀！”他叫也叫不應，跑也得一個多鐘頭，他跑得氣急敗壞，風在向東南吹，浪在向東南滾……

等他到了，風却小了。白老哱走進汛鋪，“惜，惜，”叫了几聲，兒子不應聲，他雙手在汛鋪上摸鑼鼓，摸了兩手空，“惜，惜，惜，鑼鼓！”他在鋪下摸出鼓來了。東堤上，這時候，却射過几支電筒光柱，在鋪外晃着，他急向東堤跑去，遠遠就看見黑魆魆的人們，站得嚴嚴的，正追問兒子惜早为什么不發信號，他兩腳陷在泥濘里看見堤邊的排樁也被水浪打歪斜了，他停住步子，直听人們怪聲怪氣地罵詈

堤員：“你要再睡一個鐘頭，風不停，人也不來，這大窪就成淀了！”“收稻子，讓稻子喂魚吧！”

白老哐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氣不是，罵不是，等人們噙噙地走了，他回到鋪來，看見兒子惜早垂著頭回來，他罵也不是，氣也不是。一會，天微明了，兒子躲著他默默地下河起魚去了，他驚怕地去躺在鋪里，身上卷著一條花被子，兩隻腳露在外面，兩片手掌扶著腦袋，眯合著眼兒。他想著就後悔，要真是老鄉親們警惕性不高，不自動上堤，風再大一點，為愛護小子的心就變成罪過了，他才想著，等兒子回來，他得整點整點，“唔，可得整點整點，一窪稻子，幾萬人的生命大事！”

就這時候，汛鋪里忽然走進來兩個人，是來找白老哐的，“老哐，老哐！”地叫著。

“梁主任，這麼早！”

白老哐一吃驚醒來，看見是梁主任到了，一個汛工跟在後面。他連忙起來，提上鞋。

梁主任沒答話，後面那個汛工，掉過身來，坐在鋪上，才慢慢地向老哐提起昨夜的風。

“老哐，你昨天黑夜在堤上睡？”

“在呀！”

梁主任打望打望白老哐的汛鋪。

“你在堤上光怕是睡覺了吧？”

“覺可沒睡，……”

“沒睡，你怎麼不知道刮風？”梁主任接著說。

“風……”白老哐口吃起來。

“是呀，風，西北風！”

梁主任走出汛鋪，指著堤上的風浪水迹，濕了的排橈和

堤埝，眼睛斜瞅着白老哏。

“想必是睡大覺了，要不，為什麼沒發信號？”

白老哏知道梁主任是來追查責任，他想說兒子惜早怎末的，可怎末說也錯在自己，還怕承認錯誤？

“睡大覺了，梁主任！”白老哏說。

梁主任猛的嚴厲起來。

“為什麼睡覺呢？為什麼麻痹大意呢？老哏同志，大的危險過去，水還沒脫險，‘水情就是敵情’，人民巡堤員的紀律，該叫你下堤回家，你有什么困難……”

“什麼？”白老哏叫了。

“什麼！”梁主任說，“大窪受益村代表們決定你回家，你今天下午就下堤回去。李羊兒！”梁主任叫過同來的一個汛工，繼續說：“你接替他，叫老哏同志把武器、鑼鼓、責任都交給你，通通交給你！”說完，梁主任迈步走出了汛鋪。

白老哏沒提防梁主任這末嚴厲，他急了，追着梁主任說：

“梁主任，你怎麼說那個，你怎麼說那個！我就不是人民巡堤員了？”

“老哏同志，這是紀律，代表們一致的意見！”梁主任边走边說。

白老哏的臉兒哭喪起來了。

李羊兒站在一邊，他是梁主任特意帶來替換白老哏的，身子很壯，腿略不有點跛，他看了看白老哏，嘴上輕輕掠過一層鄙薄，心想：“麻痹大意，還老鼠爬秤鉤呢。”他說：“上級照顧你，沒處分你，叫回，你就回哏！梁主任領導人們排水種麥，顧着回答你！”

白老哏直直望着梁主任远去了，紅灼灼的眼睛，瞪个溜圓，他走回鋪來，一眼就瞅着鋪下的銅鑼，還盛着昨天惜早送來的雜面，他猛的火了。

“你把鑼盛上什么了！”

他一邊望着鋪后叫着，一邊手忙腳亂地去收拾，兩手從鋪底下把鑼棒出來，向鋪上一傾，面粉扑了一鋪，再往鋪壁上挂起。回頭就望見兒子回鋪來了，從堤坡上走着，頭上依然是一頭賊亮的頭髮，赤腳，高高卷起褲筒，露出黑紅黑紅的兩條長腿，他是剛從河里起魚回來，腿上還是水濕的，雙手端着一扁籃黃瓜魚兒，魚兒們翕着腮，跳着，他看見爹這麼生氣，罵他，他定住腳，不知道東西南北了。

“爹，怎么啦？”

白老哏急狂地訓着：“你給我回去吧，你給我滾回去吧！”

這惜早是獨生子兒，爹愈罵，他愈問：“爹，你到底怎么啦！”

白老哏仍是一股勁兒地罵，要兒子滾回去。李羊兒看着父子倆這番情況，很不自在，站在一邊又說：“老哏哥，回就回唄，不願回行？這是上級的決定，真不願回，你就找梁主任再商量，罵小子有什么用！”

“我真他媽的沒干過這一手！你叫我這臉往哪兒擱，你叫我這臉往哪兒擱！……”白老哏氣得額門上几股青筋直跳，他愛兒子，兒子却給他造成無限的不快，他跑出鋪去，一屁股坐在堤边上。

他在堤邊蹲了半天，又站起來，沿着堤段走了一遍，象往常巡堤似的。一会，他又回來坐在堤边上，兩手握成兩個拳頭，支着腮幫，看着身邊一棵小榆樹上篩下來的太陽

光。鋪邊的碼頭上，孩子們拿着笞帚，扫道上的稻子，還有拿網子捉魚的。李羊兒歇不住，說了一聲打撈點生活去，他帶着一把鋼叉，沿堤遛達去了。白老眸却是紋絲不動。

“爹，咱做飯吧！”兒子惜早說，白老眸也不應。

太陽當頂了，收稻子的人，埋下鍋，造熟了飯，遠遠招呼白老眸，“吃點哐，”還端上一碗菜湯，拿幾個饅頭送過來，白老眸手打一拱，謝絕了。

一會，李羊兒提着魚回來了：“老眸哥呀，咱們父兒們會會餐！”

白老眸站起來，抖抖肩膀，斜看了他一眼，走下堤坡去察看水標，那根白木制成的水標，水舌头正舔着二尺一寸的刻兒，還有九寸二分水，水象沒有往下退似的。堤岸上散亂地爬着許多水猴、黑甲虫，白老眸捉了一大堆，用土圍困住它們，邊說：“人為什麼不象虫子啊，人說什麼也不知道！”

惜早已經知道爹不喜歡他了，听着爹這一派的响罵，又說：“爹，煮飯吧，吃了我就回去。”

白老眸仍不答理他，紅灼灼的眼睛，仍舊在地上找水猴、黑甲虫，腳不停地向西邊堤段上溜，嘴里不自覺的打着唿哨，又哼起几句還記得的人民解放軍進行曲，越唱，他離開兒子愈遠，碼頭上的人們也看出父子這分兒別扭，有人搭過話來：“老眸大伯，你這算什麼呢？”

不知怎的，白老眸眼里一酸，濕了，一滴熱燙的眼淚掉在堤上，他連忙鎮住自己，唿哨和歌聲也連續不起來了。

汛鋪前站着白惜早，李羊兒說：

“替你爹收拾收拾吧，迟早也不是个走！……”

“我爹去哪呀？”

“嘿，你爹为昨黑夜的風，沒發信号，撒腿回家，你

.....”

“沒發信號，是我沒發信號，管他什么干系！”

“怎么！”李羊兒說：“你說什么？你沒發信號！”

“可不！”惜早款款地說了昨黑夜自己的过失，李羊兒驚得哦哦哦地叫着。

這時候白老哞轉回汛鋪來了，對兒子又叫起來。

“你還不給我滾，你還等着干什么？”白老哞把身上的棉襖剝下來，扔在鋪壁上挂着，手又在腰上，繼續着說：

“你立地給我滾！”

白惜早用袖子擦着眼睛。李羊兒向東堤坡下的排水渠跑去，他找梁主任去了。

碼頭上的人們堆過來勸解，不中用，緩和不了父子倆的別勁兒，便三三兩兩地散去。

人們散去后，惜早直起身子，振作振作說：

“爹，梁主任叫咱們回去，咱們就回家生產，有什么不行呢？”

“呸！”白老哞唾了兒子一口，手指向大窪，正指着這片丰收的水稻說：“我一百多天 and 老鄉親們流血流汗，保住這窪稻子，嘿嘿，叫你來給毀了！”

隨着，白老哞提着一根棍子，高高舉起，向兒子打去。

“打人！”

白老哞猛然一驚，轉過身去，看見李羊兒站在身後，他的棍子軟軟地放下來了。李羊兒忙上前來，一手奪過他的棍子，向鋪外扔去。

“老哞哥，怎么啦！你打着出人命案子！”

白老哞耳朵立時紅起來，李羊兒又說：“我找梁主任說，他說，你真不願回去，那你就在，我回，我在大窪里還